南華發覆

南華發覆卷之二

武林聞啓祥子將父校

內篇德充符第五 善養生者以不材爲材以無用爲用此便是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者能保之不蕩是德不形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無論雌雄見便契合是以謂之德充符也言德充符而首舉兀者之人何也以明學者學其所不能學行者行其所不能行故寓意于王駘也從仲尼遊者知從其所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從其不能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仲尼王駘相爲表裏而已不以其所能而當君師之任則無用之用與庸亦遠矣故仲尼欲將引天下而與從之遊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分魯國之半也立

不教[不設言教]坐不議[以心契心]虛而往實而歸[便是宗門旨趣]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不待音聲笑貌而自然心領神會]是何等樣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言丘之德教直在其後]而未往耳[未到其地步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之人而不與遊]之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之人]而與從之[遊也]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王勝也]其與庸[常之人]亦遠矣若然者[但不審]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何等用心]仲尼曰死生亦大矣[事之大莫過于死生]而[尚]不得與之變[死生一條何有于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天地雖有覆墜而此體凝然○為何以其]審[定也]乎無

假（眞常不變之體）而不與物遷（是以死生覆墜不變不遺因其）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紐維宇宙之樞紐也）常季曰何謂也（爲何而能守宗命化）仲尼曰（世間之物）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雖一身之肝膽猶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是以守宗命化不變不遷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不知耳宜于聽目宜于視）而（常）遊心乎德之和（德者成和之修也天地從此而位萬物從此而育是謂之宗也）物視其所一（只見其一足）而不見其所喪（在形骸之外）彼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棄土塊一般若不介意）常季曰（駘懷內聖之道則爲己而已）彼（既）爲己以其（有）知（心也）得其心以其心（既有知心便是常人之心也）得其

常心物何爲最而推尊之爲師也哉仲尼曰駘之心與常人之心不同人之所以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者以其能獨物也人之所以不尊他人而尊王駘者爲其止也惟止能止眾止駘之念慮消融氷釋純然無私毫智計惟是一團冲和之氣虛緣保真見之者不覺心服形化此謂眾止○所謂物無道正容以吾之使人之意消也○何以知王駘便能止眾止世而三草二木俱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凡含齒戴髮俱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得正氣也幸能正己之生以正眾生正者正也爲臣忠爲子孝臨財無苟得臨患無苟免此便是正世間草木俱受命于地而松栢獨青人皆受命于天而舜獨得其正人人皆有是心而王駘獨得其止○便見王駘能止眾人之止也○重申明前義以見物最夫保始守宗也之徵驗死生無變一

以不懼之實〔爲主而不動心正如〕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書于世〕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司形天地衰殺萬物〕直寓六骸〔旅泊形骸〕象耳目〔雖有耳目不徇聲聽〕一知之所知〔既象耳目外形骸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惟是一箇靈明之知虛明內照物來順應人惟執象失心焉起知識故心生于物而死于物也今一其知之所知〕而〔況此〕心〔疑然不變而〕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言彼得此道去留無礙雖擇日而昇仙于遐遠之域〕人則從是也〔你說物何爲最尊他惟其能止衆止所以樂與之遊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見其足兀羞與之爲伍〕我先出則子止

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何不如約猶與合堂同席而坐且子見執政而不相違避子齊執政乎而可同坐也申屠嘉曰先生之門論德之地尙德可也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分貴賤等列也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矜誑在位欲處物先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今日親就賢者因我之識見卑鄙欲取大于先生洗我以善柰何哉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是真過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足矣猶與堯爭善猶不自顧省而欲與在位有德者爭善許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不反求自己之過而責吾過也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人若自陳其過以已爲不當亡足者衆若不狀其過默然審思已之平日所爲以不當存足者寡亦無幾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所以不怨不尤者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所必中之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在樊籠中不嬰禍患者命也不可僥倖自免便謂已之無過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失其所以怒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正見久與與賢人處則無過取大于先生之門也○以見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虛

往實歸行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也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以德遊耳而
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肝膽相照聲氣
相求耳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柰何以足兀之故不欲與之並出並入不
亦過乎所以過也失其所以取大于先生之門也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
子無乃稱以悟己之失言子不當再稱說也魯有兀者叔山字無趾
踵見仲尼以其無足故踵行仲尼曰子不謹勑前日所爲既犯
患若是矣兀其足矣雖今來何及矣不能復補前日之過無趾曰吾
惟不知務不知時務不善趨避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
之所以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尊足者德也無趾欲求以全之尊足者全則視

喪其足猶遺土也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吾以夫子爲天地能不覆載而使我成其全德也安知夫子之猶若

是也猶若是者責夫子亦如常人一般索外貌而不知實德反言我不謹前雖今來無及也孔

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夫子聞無趾之言知其爲道者故謙言請

入試說汝之所以請講以所聞無趾出見夫子謹前犯患之言尚事形骸不能洗

人之善要見直後而來往耳是以出也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

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而不可學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恭謹

貌以學子爲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以全之夫子却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

此一等人全不在善惡上起念頭非束于教者所易知故無趾語老聃私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也何賓賓恭謹以學于子爲也彼且修身立行蘄以諔詭奇異非常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桎梏者拘手足之具被名教束縛不得自在者是爲桎梏也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便是死生一條是不是然不然便是可不可爲一貫自非遺形去知同于大通亦未免有桎梏之累矣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夫子非不欲寘也無奈行則影從言則響隨不求名而名自至是以謂天刑之安可解不可解也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才全而德不形者便是德充符之至人也丈夫與之處

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不止十數言其多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先人開端首事）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急人之求）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濟人之欲）又以（貌）惡（驚）駭天下和而不唱（有感斯應）知不出乎四域（知慮亦只在範圍之內若無超出尋常）且而雌雄（婦女男子見便契）合乎前（思而不能去）是必有異乎人者也（不同乎人處）寡人召而觀之果以（形貌醜）惡（驚）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常人只在形骸外求所以轉見相遠耳京公略其形貌與處月數方復知其有勝情要見至人之深藏若虛不易識也）而寡人有意

乎其爲人也（覺其有遠致）不至乎朞年而寡人信之（信其道義）國無宰（執足以感人）而寡人傳國焉（欲委之以政）悶然而後應（若不悅其事）氾而若辭（泛若不經心而辭）寡人醜乎（醜彼以國之不在意故）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憂）焉若有所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察其意似不以國爲樂者）是何人者也（不知何等樣人使婦人男子企慕若此之甚）

仲尼曰丘也（設喻以明）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嗣乳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見母之目不瞬）皆棄之而走（既目不瞬）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形之僵不類前日之食于己故棄之而走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形者假物也）愛

使其形者也使其形者生之主也纯子不愛母之形愛使其形者使其形者然則哀公之可愛者必有

在矣○戰以武為本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則無武矣故其葬也不以翣資翣者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為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也古者喪禮通用亦猶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以其無本所以不用翣也為

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揉擇嬪御不剪不穿全其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禮記新有婚者期不使令恐胼胝其手足也形全人之猶足以為爾垂至尊之愛而況全德之人乎而不為愛愛其本也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你問是何等樣人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者天賦良能即所謂性

眞莊子指爲眞宰是也才全者不以外物傷戕其性乃天眞全然未壞故曰全○才全便是德能保之不蕩是德不形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言此事變之來知命運之流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事變之來窮不能使之達貧不能使之富總不若安之于命不經心無變已淡然自若隨遇而任故不足以滑吾之天和滑謂汨溺也和本元中和之氣不可入於靈府棲神之宅故稱曰府使之和融悅豫通達于事變虛通應物而不失於兌接換也○空谷答聲有感斯應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急人之求濟人之死隨念隨行無有間斷一以生物爲心是接而生時於心者

也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閒豫雖涉至變而不失其兌然與物為春是之謂才全此便是德充符之至人也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以平為法內保之而外不蕩也雖與物為春只一味尋常外不蕩名內心平靜此便是德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形照著也物不能離也丈夫婦人思而不能去有意乎其為人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不傷財不害民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才全德不形之言恐吾無其自修之實德輕用吾身而亡吾國輕用其身我無是喪身也身喪則國亦隨之矣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君人之才之德是非君也孔丘以至人之言教我是非臣也以德相友而已矣○下復申明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闉跂 因曲跂也 支離 形不全也 無脤 辰無脤也 說 稅 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 不知其為闉跂也 其脰 豆頸也 肩肩 細小貌 甕盎大癭 癭之狀加甕之大 說 稅 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愛其德而忘其形骸之醜惡也 人不忘其所忘 形骸也 而忘其所不忘 德也 此謂誠忘 既德有所長未免有矜伐之病到此與德俱忘此謂誠忘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 以 知 識 為 親 孽 以要 約為膠 固以 德 惠 為 應 接工為商 以技能商行貨 聖人不謀 何思何慮 惡用知 不斲 無雕無斲 惡用膠

無喪渾然太朴未嘗鑿竅惡用德不貨深藏不售惡用商既不知不膠不德不商無是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飼也食于天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言聖人雖居人世形似人絕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以其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謂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所謂不謀惡用知不斵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所以獨成其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上言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悲人不達無情之意疑為槁木死灰之論故託惠子問答以明之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貌者清濁高下長短天與之形

形者形骸手足耳目口鼻○形色相貌自未始有始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即天與之也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不以死生窮達賢與不肖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不足以滑和不入于靈府是不以好惡內傷其身者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受食于天是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人之所以有身者生也生既不益何以有身莊子不與之辯故以正答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好惡傷身是益生也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神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瞑天既

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徒以堅白同異之說嘵嘵然競辯是非于天下豈不以好惡傷身而不知不教不讓虛往實歸之至德也可無思乎

太湖馬化龍鎮樸甫
金陵傅汝舟遠度甫較

內篇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者道也言此道之大萬物所係一化所待體是道者當以離形去知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故首言有眞人而後纔有眞知眞則死生不變覆墜不遺守宗命化之人而後謂之眞眞也是可宗也是可師也故命曰大宗師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無為為之之謂天有為而累者人○眇乎小哉屬乎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此為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不謀不斲天鬻也知人之所為者以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也以其知

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不識不知之眞知卽生之主也終其天年不以好惡傷身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知之盛未免有患夫知有所待待事變之來而後當于天于人其所待者死生窮達貧富夭壽之事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所為非人之所為乎所謂人之所為非天之所為乎是以有患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眞則不變雖死生窮達萬變目前而此心凝寂知命行事變而不能規乎其始故不足以滑吾之天和此則為之眞知何為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居少而順受之不雄成功成而不有之不謩模士無心于事不思慮不預謀也若然者則得失不介于心也設或事有過誤過而弗改悔當適然有當于事而不自以為

得也若然者死生驚懼不入乎胸次其天守全其神無隙物奚自入焉是以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格遐也於道也若此人水火而不熱不濡也古之眞人其寢無意想故不夢無入不三得故其覺無憂恬惔無欲故其食不甘神魂安靜故其息深深釋上深深之意眞人之息以踵踵脚跟也息之所自發處深不可測心定而不亂也衆人之息以喉息在喉嚨淺之至心浮而妄動物觸則發矣屈服者其嗌盖言若哇哇吐貌若屈服者然其言在喉欲吐不吐也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天機者天然之氣機即息也嗜欲深者其息淺矣古之眞人不知說悅生不知惡死以死生爲一條○下申明其出生不訢欣其入死不距翛

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翛然者乃鶴冲舉刷羽之聲也言眞人出入生死了無罣碍如遊太虛而已矣○爲何如此以其知未始有始元自無無有故恒處于虛無無爲之地是以不忘其所始既不忘始自不求終也不求其所終出上二句受而喜之喜造物爲人忘而復之歸根復命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是不以人助天也是之謂眞人若然者死生不變其心志則志趨專一其容寂則恬寂虛無其顙頯音傀大朴貌則頯然反朴凄然似秋滋味嚴冷煖然似春意氣溫和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情于喜怒耳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喜怒通四

時凄然若怒煖然若喜猶乎四時時行焉百物生焉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不知其所由來○又申上義故聖人之不得巳而用兵也處物無心無怨無德卽覆仇者不折鏌干之意卽亡人之國而不失人心吾無心惡之也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吾無心于愛之也○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至仁無親天時非賢也用行舍藏相時而動利害不通趨吉避凶明哲保身乃稱君子率意任爲非君子也行名失巳行名失實非士也亾身不眞爲臣忠爲子孝事有所不得安于義命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不知悅生惡死此眞役人也若狗名喪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古賢人務光黃帝時人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箕子名紀他申徒狄殷人負石自沉是

役人之役此數子者皆知之不真務名喪實舍己徇人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聖人之用兵也亾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乃所以自適其適也古之真人此段明真人自適其適之狀而極其形容其狀狀者似然不必然之謂似義而不朋與黨不可得之而親疏若不足而不承受不可得而貴賤與乎其觚外雖方正而不堅也中通圓活張乎其虛雖舒暢其若虛之德而不浮華也邴邴丙喜貌乎其暢然和適故似喜乎崔動貌乎雖折節謙下以接人其實不得已乎而後已應也滀乎蓄渟滀〇中心如水之湛滀而和氣日見于面進我色也與乎與之處而不忍去止我德也厲乎嚴毅不可犯其似世乎之整肅者謷乎其未可制也謷然不以利祿經懷

放達自若連乎其似好閉也連者收攝檢束之意雖檢束身心似乎好閉其實無羈縶
也悗瞞乎悗者俛下之意雖俛下以言又若忘其言也以刑法也動以法度
為其體則以禮為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輔其行以知為時知進知退
為時之行止以德為循順機宜雖則以刑為體者而又事事寬裕不苛刻以
致傷物命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順時之所行人皆為之吾敢不為也為人
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知時之可行迫不得
已而後應之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尊足
者存者循順機宜接引愚蒙令有知者皆可上進于道正如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孤死首丘
歸根復命處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無為為之之謂天真人應物無迹用之不

勤雖爲而未嘗爲也既在人間世不得不勤身而行纔得全身免患○承上義而言故勤身而行其好之也一虛無無爲其弗好勤身而行之也一亦以虛無無爲其一也一無爲而爲其不一也一爲而無爲其一與天爲徒無爲而靜者天也其不一與人爲徒有爲而累者人也天與人天人混合爲一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此下又申明天之與人既以爲一何以自別死生命也安之于命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此謂有係累而不能懸解者物有結之皆物之情也此謂人也非天也○兩關收結皦明天人二義文字最爲謹嚴彼特眞人也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然于世而不愛所以保身勤行也人特若狐不偕務光之流也以有君爲愈乎已

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眞則不變所以不悅生惡死也上雖是保身勤行不悅生惡死譬如泉涸魚相與處於陸地般一相呴吁以濕人也相濡以沫天也天之與人不過求一滴之潤澤耳不如相忘於江湖之爲大也與其譽堯之爲天而非桀之爲人也不如天人兩忘而化其道之爲得也此下又申明天人兩忘化道之所以夫大塊載我以形以形載我勞我以生以生勞我佚我以老以老佚我息我以死以死息我故不以好惡傷身而不夭折是善吾生者安時處順哀樂不入是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善生無夭折之患是藏生于人也善死安時處順是藏生之主于天也謂之固矣雖是善藏未免猶有逃遯然而夜半有力者負

之而走有力者莫大于變化故乃揭天地以趨負山岳以行舍故不暫停無時而不移昧者

不知也揆嚴經所謂變化密移我誠不覺藏小于大雖各有其宜猶

有所逃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知此身既與天

地萬物同體天地萬物即我我即天地萬物然則彼出此入無非我也又何所遯是之謂藏天下于天下

而無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既物物皆我豈特犯人之形而猶喜

之若人之形者在陰陽大化之中任其鎔鑄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然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邪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者指前天人合一之

聖人也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尚未遊也纔得善夭善

老善始善終即前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人且猶效之師之也又

況眞人遊乎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者而可不師乎所以當師也此便是藏天下于天下天下必其至此纔得謂之大宗師也夫道先標道體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耳目得之而視聽手足得之而運奔豈不有情乎寒暑得之推遷萬物以之而生育豈不有信乎然求其爲之者而弗得是無爲也無形也或不言而諭或目擊而存是可傳也莫得而有之不可受也以心契心脗然而合是可得也而莫得其朕不可見也自本自根天地萬物莫不自其爲本自其爲根以其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鬼神得此以神此本不神生天生地天地得我以生我本不生在太極之先而不以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包天地容六合故不爲深也○高深言其無形所以固存先天地生而不爲

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久老言其無時所以道無名也○上四句明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此下明神鬼神帝以見可得而不可見也狶韋氏古帝王○古之聖帝明王未有不以道而爲聖者非特狶韋氏至于傅說而已道爲天下母自天而下未有不以道而立者非特維斗日月而已此其所以爲大宗師也歟得之以挈天地參贊化育整理世界伏戲得之以襲取也氣母生物之本也卽老子求食于母維斗北斗天之綱維故曰維斗得之終古不差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周行不殆堪坏崑崙之神人面獸形得之以襲崐崘主持崑崙馮夷河伯也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山神得之以處泰山黃帝軒轅氏得之以登雲天乘龍上仙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玄宮北方之宮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是也

禺強海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得之立乎北極北海之渚西王母瑤池仙也得之坐乎少廣所居之宮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壽年八百歲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傅說商之賢相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之間而比於列星傳說一星在尾上○前言善始善終之聖人猶效之又況萬物所係一化所待而不效故先明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道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以道而爲聖者至此方出效道之人以見可傳而不可受也

南伯子葵人名皆重言也設爲問答不必求其實也問乎女偊禹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人既聞道則憂患不入曰吾聞道矣引人入門南伯子葵曰因驚詫其聞道而容貌若此故問道可得學邪曰惡

惡可二惡字俱是平聲上惡字言其道難下惡字難其道不是容易可學要是其人乃可子非

其人也何以見得我不是學道之人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天賦雖有

才用若不以道自恃未免蕩名而無聖人之道性成我雖有聖人之道

而無聖人之才不能展布未免株守吾欲以此道教之不知庶幾其

果能造就而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

易矣要見道之難學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忘勢

位也巳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凡有貌象聲色

者皆物也忘物也巳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忘形

骸喪我也巳外生矣巳外其生則朗然明徹故曰而後能如朝之明徹朝

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者獨見于此更無別有也〕見獨而後能無古今〔今古恒然湛寂〕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性真明徹量絕今古則見本來無死無生也〕殺生者不死〔下二句釋上不死不生之義因有生所以有死生者我也今既喪我何有于死是殺者不死也生生者氣也雖生生而未嘗生故言〕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物指不死不生之道體也謂此道千變萬化化化無窮〕無不將也無不迎也〔和其光同其塵左右逢原隨變所適〕無不毀也無不成也〔陶鎔大化觸處現成彼成此毀不假安排此便是聖人遊于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者也〕其名爲攖寧〔攖者塵勞雜擾困横拂鬱撓動其心曰攖學道之人全從逆境界中做出只到一切境上不爲動搖其心湛然寧定故曰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即此便是隨所處處常安樂常應常靜也〕

我所以言于非其人也卜梁倚以聖人之才入道尚難如此況其他乎 南伯子葵曰 道果實難學但不知 子獨惡乎聞之 上女偊告子葵卜梁倚有聖聖人之才入道尚難如此況其他也下此葵反問女偊道既難學但不知子之道何所聞而入故有是問 曰聞諸副墨之子 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簡冊則言為正而書之墨為副也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洛誦者綿洛貫串而誦習之也依聞曰讀背本曰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二字也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瞻視也見有明透處也 瞻明聞之聶許 聶謂從耳聞聲入心通而心自許之也 聶許聞之需役 需待役使也言心雖自許未見諦當必待驗于執役使令處一切現前不昧方為相應然後造妙也 需役聞之於謳 既一切處不昧然後涵泳而謳吟之也 於謳聞之玄冥 冥者玄默窈冥之中也 玄冥聞之

參寥空廓無涯之境即無何有之鄉也參寥聞之疑始疑始者疑其始而未始有始也你問惡乎聞之便是此等循序而聞也○子葵雖得聞女媽之教無可驗其道之實得故下撰出子祀等四人作用處以見不虛此生學道也○自副墨以至疑始要見道從文字中入其實可傳而不可受畢竟自已身心履踐親切到此境界心領神會乃為大得若執語言文字解悟為得是孟八郎漢也要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脊尻首尾以見始于無終于無也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其生其死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苟能入于不死不生其所存者豈在七尺之軀哉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契合也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

偉哉夫造物者此子輿自歎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形已曲僂
發背而又背發癰瘡上有五管形曲則兩頤隱於齊下兩肩聳高
於頭頂句勾贅指天頤隱而項縮故頂髻指天也陰陽之氣有沴
戾凌亂不和故使我形骸之狀若此言形雖有拘拘之狀其心閒而無事足徵其能以道
自適也跰䠥病不能行扶曳以行之而鑑於井恐自知不明又鑑於井則覩身加影
矣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言不能拘拘于
我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惡死乎曰亡絕也予何惡我之身與化俱絕然
無惡浸假假使造物者漸漸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無往而不適予
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之以

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乘之以遊于無何有之鄉豈更駕哉言不再駕也既無往不適得失不介于心也且夫得者時也時生則生失者順也時死則死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于心也又何死之哀生之樂○應前亡于何惡此古之所謂縣解不為死生動情係累縣係而不能自解者若彼生死係累纏綿固結于心而不可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物情人也人任造化而遷吾又何惡焉是以不惡死也俄而子來有病上以四人為友而子輿之妙已知今又發子來二人之妙喘喘然將死氣喘急而將絕其妻子以私愛環而泣之子犂往問之病于子來曰叱避無怛化適值其妻子哭泣而呵叱

使避之無驚將化之人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言造化之大萬物之多則不知又將奚以汝為無汝之可為將奚以汝適無汝之可適適不果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盡之矣○鼠肝蟲臂雖至細至賤之物亦無往不可安之而已不必生心動慮此釋其滯念而開其聽懷也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況陰陽之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速吾死而我不聽從其使令我則悍違戾也矣彼何罪焉何罪焉者何罪于鼠肝蟲臂也○下正申明當聽命而不逆彼之意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毫釐係念萬刦縈纏豈可以人為善而不善鼠肝蟲臂也今大冶鑄金

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偶然觸之曰一犯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造物無私以人爲愛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鼠肝蟲臂亦聽之而已無所不可成然寐成鼠肝蟲臂也就如睡寐一般蘧然覺蘧然有鼠肝蟲臂之形就如覺的一般有何不可唯命之從也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要見至人造道之極世俗之人不易知必其于方外體道之至人乃爲得故又託子桑戶三人以明之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無情也相爲於無相爲無爲也孰能登天遊霧或遂于大明之上或入于窈冥之門撓挑戲弄也無極相忘以生不知有生

無所終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道合心同]遂相與友[相與於無相與]莫然有間[頃不少]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弔以待葬]事焉[而子琴二人反子]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是歌者發聲之辭]桑戶乎嗟來桑戶乎[是相為於無相為]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為人猗[猗者嘆辭言汝幸已返其眞而我尚且為人可嘆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不哀則已]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指子貢]惡知禮意[先王制禮使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二子以返眞為樂是眞知禮之意者而子貢反以為怪是惡知禮意也○此一節言方外眞人之學逍遙物外自得之妙非世俗耳目之所及故托孔子于貢發揮將以破迂儒執禮

法之俗見以解憒憒者之耽情亦將使其自得超然之境斯正此老著書之本意也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不由禮是無修也臨尸而歌是無行也而外其形骸放浪不檢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殊無慘戚之容無以命之不知命爲何等人物彼何人者邪而曠蕩若是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方法也即世法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夫子自陋不知子貢不達方外禮意而使往弔之○何以見其遊方之外○下復申明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既已造物爲人是造物也非人也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是以氣遊不以人遊也彼以生爲附贅縣疣如項上癭瘤也以死爲決疣疽也潰散癰夫

若然者（以生爲附贅以死爲潰癰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也）假於異物（鼠肝蟲臂）託於同體（地水火風）忘其肝膽（外心知也）遺其耳目（忘形骸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終則始始則終反覆變化轉換不知端倪頭緒是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凡形骸外物皆塵垢也）逍遙乎無爲之業（以虛無無爲之業爲逍遙也）彼又惡能憒憒（亂貌）然爲世俗（慶吊哀樂）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所以不泣而歌也）子貢曰（彼既若是矣）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言天生我在在規矩準繩禮法度數之內一毫不敢自放者）雖然（雖然在方之內方外之學）吾與汝共之（亦可以造就）子貢曰敢問其方（造就）

之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魚以水爲命人相造乎道人以道爲命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魚得水穿池可以養給不在江湖也相造乎道者世間禮文節目皆事也造道者放下禮文節目便無事而生定矣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不必遠求江湖人相忘乎道術不必別求道術只無事便生定矣此爲方外遊也子貢曰子貢前問夫子臨尸而歌之人放達如此無以命之不知其爲何如人夫子以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遊乎天地之一氣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若如夫子所言是不稱于俗之人也故子貢曰敢問畸人不耦于俗之人曰畸人者畸於人雖不耦于俗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應前爲世俗之禮者則亦爲人之君子人以之爲君子天以之爲小人也

然則俘于天者天之君子也○前言至人者遊乎天地之一氣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特未見有其人託孟孫才以證之要見言不妄設也子反臨尸而歌孟孫哭泣無涕達道之人中心空空或順或逆無非道妙亦以隨順世緣惟簡之而不得耳豈與世俗損心情死者所可比耶此箇境界自非心齋坐忘實修實證透過一番始爲了當不然終是痴人前說夢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言其痛之不深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之名蓋于魯國固有無其居喪之實而得其善喪之名者乎回一常怪異之仲尼曰夫孟孫氏極盡喪之禮矣進於知矣知者知死生先後之所以而特隨順世緣也惟欲去簡哀戚情之情而不得所以哭泣也夫孟孫氏已有不戚不哀是其所簡矣

○何以見其進于知孟孫氏不知所以生忘其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忘其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生先故不就先不知就後不知死後故不就後○此下正發明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之所以怎見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鼠肝蟲臂不知之化已乎已乎者已化了也不知就先也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不知就後也○吾所以言孟孫氏盡之矣進于知矣惟簡之而不得所以順世哭泣也豈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不必怪異也上雖是這般說若未到此地位正如說夢相似所以言吾特與汝其俱在夢未始覺者邪覺的人纔知我今日之言也且彼有駭哭泣之形而無損心毀不滅性有旦宅一過而已而無情痴也死孟孫氏特覺簡之不得所以人哭亦哭

是自其所以乃乃所以隨順世情而哭泣也又何怪乎其不哀不戚且也相與吾之耳矣耳矣者言上吾與汝已言之耳矣庸詎知又豈知吾所謂吾之乎吾之言就是○又中明且汝夢爲鳥而畢竟厲乎天夢爲魚而畢竟沒於淵莊子意謂非聖人不能夢見周公今日我雖在夢中能道至人之言便是至人矣安在其爲至也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若是覺的言語自巳未嘗親就化與與不化的境界其夢者乎若是夢的言語如何說得出至人田地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意而適畢竟不及眞笑之人人之樂以喻夢中所見畢竟不及偎覺之人親切雖我今日獻笑于人說孟孫才化與不化的境界畢竟不及顏回之排擯何也我之獻笑者以其知之也回之排擯者以其不知也不知深矣知之淺矣所以不及也夫子之所以云者正要顏回去其求人短長之知也下

文意自見汝但安其排擯之弘而我去其化與不化之知乃入於寥
廓之天而一之者不知其覺不知其夢也○真人者超乎死生放浪形骸之外向有于歌哭而寸
責顏子規規然以世俗之知求真人之短長是猶刻無鹽于西子也可不笑哉學道者必須外形骸去心
知始有少分相應故下文以意而子服仁義明是非以號之然則學者當求諸己不必求諸人也意
而子見許由此死生一貫之道要須真實了悟纔得到此地位學之者將仁義恭矜知能凤
習一切屏絕始有少分相應故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者濟急之謂意而子
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勤身而行之而明言是非剖判明白
許由曰堯既以若是矣而奚來為軹語助辭夫堯既黥汝以仁
義毀道德以為仁義是黥也而劓汝以是非矣破玄同以為是非是劓也黥者墨刑

任面也劓者割鼻也○言堯既以仁義是非壞汝本來面目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放浪也恣睢縱橫也轉變移徙之塗乎服仁義則必守繩尺明是非則必愼言語似與放浪形骸背馳一時轉移不得也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縣一時轉變不得且不敢言入道之閫廡遊其道之藩籬而已許由曰不然我非吝道不與但汝路頭走差以南爲北正如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所以對你言不得也意而子曰夫無莊美人之失其美據梁強梁勇士之失其力黃帝神知之君亾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亦有治鍛而爲器者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後而忘其所務也汝既有道而化人使人人去其舊習而新之只在夫子鎔鑄煆煉以成之耳安在其

為不得也○我今日幸得見先生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去其
仁義而補我劓忘其是非使我反淳還朴乘其渾成以隨先生邪遊夫
搖蕩恣睢之塗乎今棄而勿告恐非道德之至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未見得便能如
此雖然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吾之所師者非堯可比堯
諄諄以仁義為仁義愛養萬物以為功吾之所師韲粉萬物而不以為義澤
及萬世而不以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即老子生而不有為
而不恃長而不宰之意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以無為故不有
其巧此所遊已吾之所遊者如此而已汝欲息黥補劓亦師是而已○顏子聰敏過人聞許由
所師一言而悟就能去仁義賓禮樂入于心齋坐忘之道以見夫師造物息黥補劓之功也顏回

曰回益矣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欲益反損之益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宜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樂所以具也○忘禮樂則不拘拘于世俗也曰可矣有人道之分矣猶未也此段言聽明智慧仁義禮樂對大道而言皆屬支離鑿竅把作不好字面看讀莊老者當具別眼不得以儒者見解例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改容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廢枝體外形骸也黜聰明去心知也離形去知同於大通空洞無物無少限礙與化俱也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同者與物同體取捨情盡化則無常也隨變所適無常主

而汝果其賢乎果其賢乎者言此步功夫非言說可到必要躬行實踐自證自悟方爲有得回既至坐忘之地是以言丘也請從而後也回賢于我也○一篇至此而以子桑爲總結要見體道者只是順窮達而安之若命加不安命便非道矣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大都有道之士多分安貧正見子輿亦貧所以不裹糧而裹飯也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促舉其詩焉形容其餓得無氣力所以歌不成聲無音曲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此而歌曰吾思夫使我至此困極者而弗得也誰爲之哉父母豈欲吾貧哉父母不欲吾貧也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天地無私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其中間為我之貧者而不得也不見有為我之貧者然而至此極者何也我之是命也

夫即此一語涵蓄無窮意思造道者亦可以安于命矣宗師學者肯尊之之稱冠之以大猶云衆父父也至於子桑鼓琴卒歸之于命眞人既已得道則超乎命世累不得係之所謂眞知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則以處已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已之命子桑是也宰物之命其惟大宗師乎

南華發覆卷之二

婁東李流芳長蘅父校

內篇應帝王第七

經不云乎帝王之德配天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以其發育羣生資養物命者也體是道者旣與天地合德迫不得巳而後動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爲天下國家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天下足此其所以應帝王也應帝王者應爲帝王之用帝王而悟此反乎太古之世矣故內篇止此

齧臬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不知處最親切通篇以一知字作眼目齧缺因躍而大喜竅穴未鑿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汝知其不知乎你知知則就如有虞氏不及泰氏有

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不居功不宿名）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天也）泰氏其卧徐徐（閑閑之意）其覺于于（自得之貌）一以已爲馬（就以爲馬）一以已爲牛（就以爲牛置之不問聽其誰何所以如此者蓋緣泰氏）其知情信（呼其爲牛信已是牛呼其爲馬信已是馬）其德甚眞（○信已是牛便去載物信已是馬便去乘人）而未始入於非人（天固不足以名之渾然太朴便是道也○是以知則不及王倪也）肩吾見狂接與狂接與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常之法爲）式義度人（式樣教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以此教人以已之有知欺人之不知）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河海豈能鑿言其不

知蝱也而使蚉負山也蚉豈能負山言其不勝任也夫聖人之治也豈治外乎言不外乎治但正已而後行正者卽天地之正無知無欲恬惔無爲而民自化故曰正已確乎能其治天下之事者而已矣若以知教人便是欺德也誰則無知且鳥高飛以避矰增弋之害鼷奚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鳥尚然有知避患而況人乎無知而欲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其于治天下也必不勝任矣○旣有知便是欺德然則天下何以治要在正已而後行故借天根爲問以明之天根遊於殷山之陽至蓼了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鄙其不問治身而問治天下也何問之不自豫立也便是

正已而後行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體道者無所忻厭此云忻厭與人同也忻則與造物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天地之氣也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虛無無爲之地以處壙埌之野曠蕩窮冥逍遙自適正已而已汝又何帠爲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爲天下之道莫妙于此而猶不寤故又復問無名人知其不寤只得應之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虛無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不以已私與之不張已見不與已能而天下始可以治矣治人之道全在治身未有已不治而能治人者也

此下正顯凡物之有知能者不惟受累抑且招辱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如嚮之應聲疾彊梁勇爲事物透徹疏通明達學道不

勌即勇為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此其於聖人也
胥刑徒易亭更也技係胥易之人則勞形技易之人則怵心者也上為
物徹疏明知也未免受累下為嚮疾強梁能也未免招辱且也虎豹以其皮之有文
采招來田獵猨狙之所以死者以其捷也執斄狸之狗來藉繩也招束
縛者以其能執狸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以此比明王明王豈虎豹猨狙之為哉擬
人必于其倫以是比明王亦太不類矣陽子居蹵然曰明王之治既不若此敢問
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不有其功也○無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弗恃以為仁也帝力于我何有哉○無已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蕩蕩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民無得而稱焉○無名立乎

虛無無為之地人不得而測識而遊於無有者也無何有者總不有也此謂明王之治鬱疾強梁之人又何可稱說○論應帝王而言此者言帝王之御世要當藏于九地之下行于九天之上尸居而龍現淵默而雷聲立乎不可測而遊于無何有纔可稱明王之治若巳之未能乘正御氣欲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則人得而相之矣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亾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畏其言之驗列子見之而心醉醉心服之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今季咸之至又過于夫子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言吾但教汝盡其外面仁義禮樂之文而巳未既其實未盡其真實不識不知之地而固自謂得道與衆雌而

無雄而又奚卵焉（正如參同契云牝雞不獨卵蓋言徇其一偏之術則不能成道以諭列子未既其實也○凡物之雌雄相感而後能孕育今列子未能乘天地陰陽之氣變化不測出入窈冥故使人得而相之也）而以（為有）道（而）與世（相）亢必（使人）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之俱）來以予示之（彼能測我乎）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見汝先生之面如濕灰焉無生氣也是以言弗活矣）列子入（以季咸之相若神謂先生必死無疑是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以面）示之以地文（如地之乾裂有拆文也）萌乎不震（動也）不正（邪偶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發曰杜德機）

生機也所以言死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幸得遇我也有瘳矣摹寫行術的人話頭最切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止息中生機發動矣是為幸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前獨以地言而無天故無生意此以地與天合而發細緼之氣是以有生也故曰天壤壤者物所自生息者運所自起名實不入遊心于虛空諸所有而機發于踵一段生氣自踵而發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者機即生機也是以言有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之面氣色不齊恍惚不定吾無得而相焉不可相試待其齊且再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

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大沖莫勝（前示以地文天壤有生機之萌動故猶可相此則示之以太初沖漠之氣天地混而爲一莫得其涯無機可露故不可得而相也）是殆見吾衡（平也）氣機也鯢（倪）桓（盤桓）之（處）審爲淵（以況善者機也靜中微動意）止水之審爲淵（以況杜德機全然不動）流水之審爲淵（其以上面水雖流下頭水却停滀凡水上流下畜皆謂之淵以況衡氣機也以其水半流半止正得其平也淵者深也靜也）淵有九名此處三焉（纔示其三而已）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自失者失其生平相人之眼所以立未定而走也）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

出吾宗未始有始之根宗也吾與之虛虛無無為而隨物委威蛇移變化也

不知其誰何不知其為何物因以為弟頹靡隤頹靡順無有着莫因以

為波流隨波逐流捉摸不定以此難測故逃也列子不及壺子正見有虞氏不及泰氏意見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孔子讚老氏其猶龍乎吾不知其乘雲而

上天蓋言有道之士其知如神變化不測所以季咸之相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也此之玄妙要非知巧

思慮之人所可能入必其雕琢復朴混然全具乃為有得故以列子之學明之三年不出為

其妻爨言其不知也食飼豕如食人言其不識也於事無與親

忘外物也彫琢知巧能用盡去而後復歸于朴也復朴不識不知如土塊然獨以

其形立紛而封哉如有氣死人向者之紛今日封固而無畛域混然天真也一以

是終終身以此爲常也列子亦可謂有志于道矣○此下總結歸明王之治立乎不測而遊于無何有者何也亦虛而已以其虛已應物故物莫得而傷也無爲名尸不居其名也無爲謀府不見已能也無爲事任爲而不恃也無爲知主長而不宰也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萬物一體所以體盡無窮則知主事任謀府名尸無乎不在而又獨不居不見不恃不宰而遊無朕迹也盡其所受乎天盡其所受乎天者有天下也而無見得無見得者應前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而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于無何有者無他亦虛而已虛之一字正是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天府也注焉不滿酌焉不竭而不知其所出來此之謂葆光之人也故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藏天下之重任物而不傷者不勞形不怵心也既其

所以爲明王之治也歟纔可應帝王也○巳前說了眞人許多情狀許多工夫末後直結歸至人巳下二十二字此老之學問工夫效驗作用盡此而巳其餘種種撰出皆蔓衍之辭內篇之意巳盡乎此學者體認亦不必多只此數語下手應物總懷一生受用不盡○此下以明纔有知識便非渾沌矣

南海之帝爲儵叔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元氣也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內篇有七抵發揮道七之一字至此直結歸道之本體所謂道者何不識不知渾然愚沌之眞物也南榆陽儵然而有北榆陰忽然而無道之用也中央不有不無之地體用混合而爲一是以待之甚善無奈儵忽謀報開鑿以視聽食

息此其所以死也此此結全在死之一字既死則與活矣活則虛無玄妙應用無窮死則分而為知識用聰用明也數實為駢拇張本之由